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三十七編

冒險小說

澳洲歷險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印行

陳大燈陳家麟譯

義俠小說

遮那德自伐

後前八事二冊

前二冊四角五分 後二冊五角五分

遮那德者法皇拿破崙部將也性情豪俠善騎精劍術勇力冠一時所譯述者大都爲其生平軼事如報友仇殺刺客山中遇盜獄底脫生等種種事跡皆極詼奇極危險彷彿如生龍活虎天矯騰挪不可捉摸其後八事情節尤奇詭讀之令人忽驚忽喜忽憂忽樂太史公謂郭解適有天幸常得脫遮那德其殆近之

丙午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澳洲歷險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原著者 日本 櫻井彥一郎

譯述者 紹興 金嘉猷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家 庭 教 育 之 利 器

五彩精圖方字 一盒

八 角

童 話 第一集
十六編

每編五

五彩看圖識字 二冊

二 角

幼稚唱歌 二編

每編一角

一面有圖 一面有字

幼稚遊戲 二編

每編一角

兒童觀之 自然識字

● ● 以上三書爲七

八歲兒童之用

五彩家庭教育畫 三冊

每冊七分

童 話 第二集
五編

每編一角

五彩兒童教育畫 三十一冊

每冊七分

少年叢書 九冊

每編一角

少年雜誌 月出
一冊

每冊八分
全年八角

圖畫精工 文字淺顯

● ● 以上三書爲十

稍識字者 皆能明白

餘歲兒童之用

● ● 以上四書爲五

五彩加法盤 一份

一 角

五彩九九數盤 一份

一 角

六歲兒童之用

● ● 以上爲兒童習算之用

澳洲歷險記

第一節

余昔以童子。抱殖民志。遠跡澳洲。迄今追溯。凡涉歷果多危險劬苦。然中亦儘有可
懽。可喜事。諸君少年。於修夜無聊時。余爲觀縷所歷。具足刺激腦筋。想樂爲引耳。惟
聯迴憶疇昔。則可絕命者。遭遇且不知凡幾。不圖至今。日據膝話前事。且軒軒大快
心也。

諸君亦知澳洲在太平洋之南。地雖異巨島。實居大陸之一。爲英國領地。自隸屬後。
民皆爭趨其地。事開墾。營農業。余有父執。亦往從事。余擬憑附之。以傭爲階。不駸駸
乎將作斯地主。則必去故國。冒險作航海行。冀償素志。

自署齡時存此念。至年十有六。卽一奮。附舟逕往。抵澳之西海森德太溫港。自英至
此港。程四匝月。幸海道安穩。旣至。則心大慰。登岸詣英國逆旅。旅主人出迓曰。子
能。君乎。曰。然。自英國來。曰。昨有一叟。詢君蹤跡。甚殷切。

余念甫抵此。鮮相識。烏有候余者。卽問主人。是人何狀。曰。狀亦似傭者。余亟命引之進。則一叟。鬢斑白矣。皮衣帶。手持帽。余肅之入。曰。君非由粟米松君所來乎。曰。然。然事甚舛午。余驚曰。栗君無恙耶。叟蹙額曰。噫。栗爲余主人。已逝世矣。

余大愕曰。逝世耶。叟曰。怛化已逾月。余聞之。若置魚於陸。無幾微。生活意。卽問叟曰。君何氏。非特以此事來諭耶。曰。余氏臘嘔。人皆稱余崎密老人。在主人所。爲傭工。首。主人曾爲余道國有同學堂查白勝君之子。曰顯禮者。當至此習殖民術。主人故寡交游。知故人子將至。大喜。伺已久。余曰。然則栗君注余切。其彌留時。當必有書遺余。曰。主人以急疾歿。不及作遺書。其日主人偕余赴鄉。途行忽仆。急掖之。氣已抑抑不能屬地僻。無醫者。俄頃。卽謝世。余爲昇家營葬事。其家事則一以委其友培克。余等傭其家者。皆爲辭出。主人年未衰。體夙健。不意遽遭此變。惟修短有數。亦無如何耳。

余此時腸若涸。湯然。意大僭。數年方寸中之希望。悉付諸流水。欲藉爲援引者。旣死。

餘無一面識。泊此異域。無所事。將爲勺食。奈何。曰。余特以栗君在此。故不憚跋涉。今若此。余將何以自存。叟曰。君倘挾貲來。則營田畜牧。何事不可爲。余曰。其如囊澀。曰。然則來日大難。子今幾何歲矣。余曰。年十有六。誠冲稚。第數年來。諸學牘有聞見。未識有相當事。可經營否。曰。嘗有人本子然一身。甚寥落不偶。越歲居然爲小康家。人爭豔羨。特恐非君孩童輩能成此事業也。

余曰。否否。亦在人爲耳。余必奮將以踐。余願。余言未終。而崎密忽以事去。余自維年雖幼。身軀差長大。誠知事有槃錯。第人當顛困時。慎勿畏難。退縮以墮喪其志氣。余出時。二親慙慙勗勉。甯惘然不置抱耶。是夕以勞頓。卽就枕臥。

第二節

翌日起。朝食後。步於海濱。見所乘至之舟。復部署欲返。余思隻身孤寄。徬徨無倚。不若附以歸。意定。齒欲啓矣。急捫其舌。嗟乎。此言出。則夙志頓墜。放棄義務。其恥辱甯可滴耶。

此海岸。往來亦熙攘。余常流連竟日。忽水石叢雜間。有一少年據石垂綸。竿起似已得魚狀。余性酷嗜釣。卽藉草坐以觀。時魚已綴鈎上。少年取置諸簞。微顧余曰。顯禮君何早出。

余聞言詫甚。胡少年竟識余名。昨逆旅主人始覲面。卽呼余。是余名殆欲洋溢此海岸。非儕輩寂寂者比。不然。胡邂逅。卽致欽遲耶。卽曰。君胡從識余。

少年曰。余爲稅關書記。經由之舟客。名皆列冊。昨見有一童年甫十六。自英來此。意爲君漫呼之。幸不失名。余曰。余此行甚失望。少年笑曰。君未遍歷。此間亦不乏娛賞處。卽深林叢薄。棘籬茅屋間。饒有野趣。令人欲舍百事。偃息其中。余雖陸陸俗塵。五斗頗欲得間。相羊以適己意。且藉得研求實業。則爲余道樹藝開墾諸事。甚繁複。言次。卽出時計。已至九句鐘。亟曰。余將往辦事。姑暫別。卽恩恩收釣具。余曰。余居某逆旅。君夕暇。幸左顧也。

余不意於異域中得一快友。惜未詰其姓氏。余長日無慘甚。閒遊衢市。嚮夕。則遲少

年至。俄果翩然來。笑謂余曰。倥傯別去。甚思君。今用踐約。余大悅。談次。知其爲薩模邁斯氏。其人藹藹和厚。最親余。余曾遊於市。卽舉以相告。並述所以至此之由。異地寡氣類。旅橐儉。僅餘二十金。甚灼慮。薩模邁斯曰。姑小住。再爲策畫。余曰。不然。倘金盡。奈何。前崎密老人曾有言。孤子未始不可謀生。余思之。爛熟。總期得一從事。庶少資挹注。

薩模邁斯曰。君戚戚於遊資。居逆旅。大不易。不如客他所。曰。余舍逆旅。無可寄跡者。薩模邁斯曰。卽移余寓。無不可。亟料量。余當偕君返。噫。方旁皇。倥傯心悵悵。然而我友爲籌畫之良。摯如黑闇中得一光線。卽曰。辱厚意。惟有擾殊歉。曰。朝夕聚首。友朋樂耳。胡作世故言。

薩模邁斯卽促余勾當訖。與偕行。至其室。安置一切甚愜。適明日薩模邁斯出。余就其楮墨作書。上余父母。具道本末。惟有竭心奮力。矻矻冀達所志。不敢稍弛。書竟。復遊於市。躊躇以何事先爲著手。適崎密老人至。薩模邁斯亦返。相與槃談。旋散歸寢。

覺恍惚中已回故里。父見余有怒容。大叱曰。汝胡卽歸。無容汝地亟走。余愕慄而寤。此日余卽語薩模邁斯。擬出傭以資朝夕。有相當地否。曰。距此六十里許。有微旦者。治田業。家甚腴。余當執訊以爲介。亦較勝於無。或久與共。必有以益。若姑往何如。余毅然諾。立乞其作書。

薩模邁斯甚喜。曰。此行不事多贅。行李中。遴要束爲二。置肩前後。庶望而知爲傭者。余急裝如言。甚帖妥。

此六十里途。皆荒蹊未闢。余將循以行。緣此得餬口。所幸異國得此益友。辱其指示。此特爲權輿耳。後或當償余夙願。未可知也。

第三節

余擬卽日行。薩模邁斯曰。姑緩。君航海久勞頓。路雖未遼闊。特荒徑多崎嶇。盍少紆徐。溯見君時一來復。首途亦未晚。

屆時早起。部署定。啓行。薩模邁斯送余出森德太溫市。澳洲居南半球。三月時。氣候

同炎夏。驕陽甚烈。草木灼欲枯。惟凌晨差涼爽。余不及與薩模邁斯談。卽忽忽走。三四里許。未逢人。景亦無可留覽者。惟一片沙原。野童然無一枝可蔭。若已竭於樵采。初以爲此途未經開闢。必森林漫蔽。不意荒确若此。誠出意料外也。

至五里所。則景迥異。土漸沃。有草茁然。樹有稍見叢密者。若鸚鵡。若極樂鳥。皆鳴聲清轉。飛翔上下。甚婧婧有致。袋鼠逐隊躍而出游。至是心爲之舒。行次覺體霑汗。薩模邁斯珍重余曰。余本擬遠送。以前途杳渺無際。行與君別。願善自持。惟慎起居。以慰余望。薩模邁斯此言。若水之貫余耳。又曰。前行亦無至險者。約二十五里所。有小逆旅。可憩。此行君必滿意。言次。卽抗手與分張。余幾欲涕下。酸鼻不能語。惟握手答。前行數十武。復相回顧。惓惓不已。迄今思之。覺林陰迤轉。兩帽影漸合。漸離此景。時往來心目間不能去也。

時日光線甚烈。余急行。途鮮往來者。惟見澳洲獨有之草木。若愛卡轄。及攸隔里者。彌望皆是。鳥若獸。至奇妙。初見甚可喜。玩旋觸目。纍纍亦生厭。諸公試思。殊方異域。

荒林絕漠。一十六齡童子。踽踽行。無相識者。能無咆呶。約行四句鐘時。遠聞鈴聲。瞥見羣馬放牧。心頓喜。漸近。則一小團焦。數人若牧者。正相聚午食。余前詣乞水飲。衆皆鬚髮鬍然。衣亦垢敝。而意若甚拳摯。卽應聲曰。有茗在。盪以奉余。余感甚。時渴欲死。飲之逾於甘露。又一人以鐵杖貫燒肉。謂余曰。盍啖之。余時腹殊餒。特弱於顏。又以其相遇厚。卽亦與坐共食。肉旋置裏於地。乍倚臥。卽酣比寤。則牧者共謂曰。已三句鐘半矣。君必投逆旅。尙有十六里許。宜早發。余曰。然。復乞茗一甌。卽與別上道。牧者自後呼曰。亟返。自此往復回來路矣。余熟視。始知誤以樹景一色。故迷其向。時晚色上。度不能及逆旅。無從止宿。不得已復前。或涉崇坂。或高原。所見卉木均一狀。心茫茫然。更進。疲甚。所荷物重視前爲倍。索急。齮肩益不適。日已墜。路昏濛。莫辨。欲再奮而足。若被椎擊。不能少逌。卽憊踣於地。適有老樹橫臥。余卽據其上。釋負。手摩足。及腰脊。擬於此露宿。夙未經此困。且聞人言。澳土多猛獸。及毒蛇虺。兼野燒。勢最猛。益凜凜。天驟寒。不得已集枯枝葉。出燧火爇之。相向稍溫煦。卽倦思睡。而吻焦灼甚。

欲求水。夜黑。且曠野。何由得。急不得合眼。惟仰視。天空數列星。燦燦久之。乃成寐。閱兩三句鐘許。聞獸嗥聲。卽躍起引耳。初以爲夢境。而聲顧隱隱若遠。若近。澳洲夙產山犬。至獷惡。疑其出搏食。余子身。則大危。擬復行。而格於深夜。卽復爇枯枝。以自壯。俄而嗥聲漸遠。不復聞。心稍泰。度天將曉。及重視。星睽睽然。實則夜甫半。風捲木葉。蔽蔽心益滋疑懼。

不得已。復臥。而寐中似聞有無數轟動聲。漸逼。驚聽。似爲車馬音。而不聞人語。殊可怪。探首視。則篝火處。有馬三。曳車一。前進。余嚙口作聲。馬卽疑然立。而車中寂無人聲。余喜。卽踏輪上。比入。見中積巨囊。若貯粟者。有人據其上臥。余卽呼之曰。亟起。馬欲逸。

在篝火光中。見車中人。驟躍起。余一見。股幾欲栗。蓋貌極兇惡。面赤甚。而黝髮鬚。鬚若蝟毛。礫以余驚其寐。大怒。皆直豎。光若刃鋒之利。大呼曰。誰阻。余馬者。亟來受死。出拳若海螺殼。然向余奮擊。

余躍下輪。即奔就林中匿。心急茫昧。中東西雜撞。而車中人實洪醉。易恚。舉鞭逐不舍。余步竭蹶。度彼馬速必死。其鞭下皇遽間出急。智即隱於路側。拾枯木俟。其近力扶馬背。馬負痛狂奔。彼亦驚力持。勒不及。毒余逕前馳去。余乃得免禍。

余回至篝火所。體愈憊。吻益燥。不可頃刻耐。體惶戰不能臥。忽聞有履聲。疑車中人復來尋仇。益恆懼。即繫其裹沿林走。匿一大樹後。諦視。見來者果車中人。易鞭以梃目礫礫。四覓若欲甘心於余者。不見。則忿忿坐。余篝火處吸菸捲。旣而步去。余此時大喜自慰。稍憩。則已黎旦。余恐似昨迷徑。諦審方向。乃前行。

第四節

時余足已皸裂。而路多沙礫。履之痛入心腑。望逆旅尙杳。心旁皇靡已。且自昨午飲一甌水後。更無入口者。飢渴不可狀。旋聞雞喔喔。鳴余喜。必近村落。即就雞鳴處行。俄見一舍。上揭招戶。尙闔。知爲逆旅矣。

余往叩戶。一婦出。蓬髮若初起者。余告以故。婦導入。余以渴甚先求飲。婦引至貯水

所。余執瓢狂飲。婦爲駭然。曰。渴乃爾。余曰。自昨日來。不得一滴水。且多困難。卽述宵中所遘事。婦曰。險哉。此車中人。名督摩赤鬼。昨自此食酒無算。酩酊中。復攜一甌酒去。君遇彼。不遭其老拳。萬幸。余曰。何也。婦曰。君不知赤鬼醉時。不復省人事。視殺人若薙草芥耳。嘗於酒座大飲至沈酣。卽拔刀。割人肉大啖。不留口。直一厲鬼耳。

余聞爲變色。幸得脫。卽命置行牀於室。當就朝食。婦曰。時未至六句鐘。神道尙未興。食尙須少候。君姑就室小憩。余至室盥洗訖。倚裝臥。食設。呼余起。視之。尙有歐洲風味。婦引余與逆旅主人相見。以無他客。卽相與共食。余孤客於外。不意今日就食若團圞在家時。余腹枵甚。食益甘。殺至立盡。

食竟。主人突語余曰。君想今日少休。不欲出。卽欲出。余亦當阻止。因風驟猛。晚必有野燒者。余卽出戶望。見狂飈暴發。吼聲大作。橫捲木葉沙土。坌起昏然。不可辨。羣鳥駭飛。至入戶。避。余亟入語主人曰。風猛不能行。惟有信宿稍間。主人曰。恐野燒將作。屬其室中人當留意。蓋每歲當此時。常有野燒。其禍爲至赫。

不數時。有二男子。駭而狂馳至。色倉皇甚。曰。野燒已發矣。勢猛逼。余輩亟棄行李。避至此。語未已。黑煙驟塞。空際風益號怒。空氣盡熱。火炎炎漸邇。逆旅主人等。羣囂亂。爭挈軍持。及汲具。或青葉樹枝。以爲防禦。而火勢大熾。挾風力。所向盡燃。林木及舍宇。密處。勢益橫厲。惟聞拉雜摧燒聲。彷彿若潮流之漫溢。由地疾捲。當者卽仆。灼此二男子。能脫身來。尙爲幸事。

風若助火。權力者。林木遭燔。枯若炭。植煙勃勃如黑虬。之怒。迸度逆旅。瞬息爲灰燼。余助主人以青枝拂飛焰。並潑水以護牆宇。出死力相援。俄而余手執之枝。已燼無餘。主人婦以水竭。倉皇往汲。以樹枝交余手。余再前欲挾護。而後無繼者。突濃煙驟撲。余口鼻。息不得出。氣遂噎。余體卽仰踣。

幸日漸高。日光綫力亦漸強。火受日勢。亦稍稍殺。逆旅舍得無恙。余亦息漸舒。亟躍起。棄青枝。欲就逆旅主人言。瞥見衆面目皆焦灼。賊然非復人色。且煙刺喉。大咳。目爲火焰侵。盡赤。禍雖紓。而當時則與火爲肉薄之戰。思之心悸。

時逆旅爲燼餘。主人感余死力援救。卽出皮盧酒勞余等。余甫舉盞。以受煙逼。喉猶灼。酒驟進。輒嘔。亟趨井取水大飲。並數灌頂。頭目漸爽。

余擬出外取涼。而火威尙未泯。兼烈日曝逼。益燥熱不可忍。亟退入。而室中氣熱。如入竈。突體若煨薯然。至日漸西。炎氣散。始得進食。比就枕。以憊極立斃。

翌日寤。手足作楚尤甚。并骨節皆痠。目頽浮艱於張視。撫摩久之。始獲起立。逆旅主人見相勞。屬余憩息。並宿食不取貲。俄體漸復。余復不耐安坐。與逆旅主人兒相笑逐。

明日午後。主人謂欲至距此十五里許勾當。卽邀余偕乘馬車去。余甚樂。卽附之行。而左右森林。無葱蒨者。皆焦枯。且其杪尙有煙焰未熄。俄聞砉然大聲起。度爲巨木傾仆。以數千年至茂林樾。付之一炬。脫火由人起。厥罪尙勝誅乎。

行八里許。皆焦土。過此則野燒所不及。草木復芊絳葱翠。時旣與主人偕。且車馳速。心至念快。至日落時。見舍宇。主人邀余入室。則衆擁爐坐。或吸菸捲。或閱新聞紙。皆

役於主人者。相與讓坐甚勲至。衆知余。劫火事。以余孤童。出死力。捍巨災。甚嘉。且敬。俄食寢亦並安帖。

第五節

余於夢中聞呼聲曰起起。日且杲杲出。寤而興。既朝食。主人卽就余別。余復荷裝行。約十里許。林漸稀。惟細草鋪原上。鳥鳴作異響。忽有拂拂然掠余首過。則爲一琴尾鳥。毛羽最旖麗。前於動物院中曾見之。初以爲不知何鳥。至澳土輒變其形質。今日復見。知實有此種鳥也。

數步後。遇一叟牧羊。拄杖。嶷嶷然。蠡其冠甚古。短髮。髟髟垂耳。挈一犬。雜羊羣中。千來。余前脫帽致禮。詰以至微旦君所有幾里許。叟曰止五六里耳。君得毋道渴。盍詣余舍少休。卽指撇口作吹叫聲。羊卽莘莘隨之。去。余亦與偕。且留食並邀宿。余以亟欲詣微旦。力却之。

行度一小阜。則景迥異。秩秩然。皆耕隴。彌亘。農舍遠近參錯。余知微旦居必在是。余